

(南) 米拉丁·科拉奇 著

社会主义自治生产方式

SHEHUIZHUYI
ZIZHISHENGCHAN
FANGSHI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社会主义自治生产方式

(南) 米拉丁·科拉奇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Miladin Korać
Socijalistički samoupravni
način proizvodnje
Uvod i Prvi deo
Izdavački centar, Komunist
Beograd, 1977.

社会主义自治生产方式

(南) 米拉丁·科拉奇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125印张 230,000字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统一书号：4166·322 定价 1.40元

译 者 的 话

南斯拉夫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这一制度的确立与发展，是以铁托同志为首的南共联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所作的尝试。一九五〇年六月，铁托同志在南斯拉夫国民议会的报告中曾说过：

“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应用于一定的场合，在于使它与我国的特殊条件尽可能地密切地结合起来”。

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南斯拉夫的经济制度呈现出许多重要特点。对此，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们进行了长期的、系统的研究，写了许多重要著作。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系教授米拉丁·科拉奇的《社会主义自治生产方式》一书，就是这类重要著作之一。

本书分若干册出版，第一、二册已出版，第三册正在写作中。这里译出的是第一册，计八章。作者在本册中对自治生产关系的确立、自治生产单位中的劳动过程与价值创造过程、作为商品生产者的劳动集体的生产费用和收入、自治生产单位中的分配和积累的使用、扩大再生产以及再生产周期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社会主义自治生产方式》一书就其基本内容和论述的方式而言，有不少独特之处，尤其是“社会主义自治生产方

DA718/07

式”这一术语，是本书作者为强调南斯拉夫社会经济制度的特点而大胆采用的。据作者称，本书从提出编写计划到写出初稿，得到了南共联盟领导人和经济学界的大力支持，爱德华·卡德尔同志还曾就本书的编写工作提出原则性的意见。

本书作者米拉丁·科拉奇教授一九四九年毕业于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系，一九五六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一九六六年升为教授。从五十年代初期以来，米拉丁·科拉奇先后发表过《过渡时期的生产关系及其变革》、《国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社会主义的自治生产关系》等二十余种专著，并多数被译成英文、俄文、法文、意大利文和日文。米拉丁·科拉奇教授和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系教授蒂霍米尔·弗拉什卡利奇教授合编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已出版了八版，是南斯拉夫高等院校政治经济学教材。

米拉丁·科拉奇教授曾任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南斯拉夫经济学家联盟国际联系委员会主席等职，现任南共联盟中央委员、“社会主义在世界论坛委员会”委员、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系教授等职。

本书是由李嘉恩、常援、汪丽敏、朱行巧、杨元格、胡文建、晓朝、张德修同志译校的，唐宗焜同志通读了全文。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差错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指正。

译者

目 录

前言	(1)
绪论	(2)
第一节 社会主义自治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历史 依据、可能性、创立的方法和目的	(3)
第二节 社会主义自治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初稿产生的 方式与内容	(25)

社会主义自治生产方式

——劳动者在社会再生产过程 中的联合和相互联系

第一编 自治生产单位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	(32)
第一章 基本自治生产关系的建立	(32)
第一节 基本自治生产关系建立的社会实质	(32)
第二节 劳动者联合成自治生产单位	(44)
第三节 作为商品生产者的自治生产单位的劳动集体	(55)
第四节 理论分析的基本结论概述	(68)
第二章 自治生产单位中的劳动过程 与价值创造过程	(72)
第三章 作为商品生产者的劳动集体的生产费用 和收入	(81)

第一节	生产关系对商品的生产费用和成本价格的制约性	(81)
第二节	自治生产单位生产费用的确定	(88)
第三节	收入是作为商品生产者的劳动集体生产的基本动机	(97)
第四节	作为商品生产者的劳动集体的业务亏损和业务盈利的概念及意义	(103)
第五节	南斯拉夫自治实践中劳动集体的生产费用和收入——过渡形式	(111)
第四章	自治生产单位中的分配	(122)
第一节	生产与分配的关系	(122)
第二节	收入的专项分配	(127)
第三节	个人收入的分配	(146)
第四节	社会主义自治生产方式下的按劳分配	(172)
第五节	南斯拉夫自治实践中的分配	(182)
第五章	自治生产单位中积累的使用和扩大再生产	(206)
第一节	关于简单再生产的几点主要说明	(206)
第二节	自治生产单位中积累的使用	(209)
第三节	扩大再生产和就业动向	(241)
第四节	工作日的长短和生产能力的利用率	(257)
第五节	自治生产关系和社会所有制的扩大再生产	(267)
第六节	生产按自治方式积聚和集中的过程。劳动者联合和相互联系的各种形式	(272)
第七节	南斯拉夫自治实践中积累的使用和扩大再生产	(313)
第六章	自治生产单位的再生产周期	(327)

第一节	再生产周期的概念和实质	(327)
第二节	自治生产单位的物质资料及其划分	(338)
第三节	用于个人收入和社会消费的那一部分价值的流 通	(349)
第七章	自治生产单位劳动集体的活动指标	(359)
第一节	指标的多样性和目的性	(359)
第二节	收入率——劳动集体作为商品生产者的业务成果的综合 指标	(372)
第三节	基本结论概述	(392)
第四节	南斯拉夫自治实践中经营主体的活动指标	(394)
第八章	自治生产单位劳动集体同质化的过程	(401)
第一节	劳动集体同质化的概念	(401)
第二节	联合劳动者利益一致意识的产生和加强	(403)
第三节	南斯拉夫自治实践中劳动集体同质化的问题	(431)

前 言

《社会主义自治生产方式》一书，是社会主义自治社会政治经济学的初稿。现在发表的是绪论和第一编。在绪论中，对本书撰写的方法、目的和内容作了说明。

弗拉迪米尔·巴卡里奇博士、都尚·尼契奇、米洛万·巴夫洛维奇博士、雅可夫·西罗特科维奇博士和蒂霍米尔·弗拉什卡利奇博士等同志分别审阅了现在发表的这个书稿的全部或一部分。他们的批评意见、评论和提示，使书稿比起最初的稿子来要好得多。为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 者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于贝尔格莱德

绪 论

“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求，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推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需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①

苏联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出版了大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而且已经编写了第一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①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7—158页。

史^①。南斯拉夫工人的自治实践的发展，引起人们对于研究自治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兴趣，并开始越来越多地就南斯拉夫自治经济制度的许多理论问题著书立说。但是，我们还没有对社会主义自治生产方式作完整的科学的论述，因此，有必要创立这一理论并明确规定其实现的方法。这将是本绪论的基本内容。

绪论中录用的马克思的引文，说明社会主义自治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对社会主义自治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应当怎样确立，也就是说，应当根据什么原则使之得以问世，让我们具体地来考察这个问题。

第一节 社会主义自治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 理论历史依据、可能性、创立的方法和目的

社会主义自治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借以建立的众所周知的和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了这门科学得以产生的两个依据是：第一个或一般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第二个或特殊的依据是南斯拉夫工人的革命自治实践和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这一实践的认识。

一、作为一般理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的科学

^① 编者注：原书此处有注，为了节省篇幅，故删去。本书以下注释除有些引文注明出处外，其他均删去。

认识。因此，马克思主义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被理解的，即被理解为世界观和对社会实践、人类思维和社会革命变革综合研究的方法的统一，它也应当成为创立社会主义自治社会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依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达到的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定的认识，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范围内是无可辩驳的真理。这些认识对于建立社会主义自治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即经济理论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为了在这项工作中把握好方向，从这些认识中举出几点是有益的。无疑，这里包括这样一些认识：

（1）关于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和矛盾的生产方式；

（2）关于作为社会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依赖；

（3）关于“结束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4）关于作为以一种生产方式代替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社会革命；

（5）关于作为这种更替“直接动力”的阶级之间的斗争，以及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前景，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无阶级社会的出现；

（6）关于工人阶级作为历史的客体与主体，即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作为用社会主义的即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历史地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建设共产主义的基本的主体力量；

(7) 关于工人阶级的特殊的“不断革命”,即长期的、有组织的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在这一革命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意识不仅作为摧毁旧社会的必要条件,而且作为创造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而普遍提高和加强;

(8)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即关于一方面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另一方面在自身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9) 关于在自身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作为“自由联合劳动”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到来的长期性,以及关于工人阶级为这种社会进行长期斗争的必要性;

(10) 关于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相互制约和它们在消灭旧社会、创造新社会的过程中的意义,以及关于共产党人在这些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熟悉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人们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用各种方式表明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见解。我们无需列举他们论述这些问题的全部著作,而只需用注释和引文指出某些见解就完全够了。

因此,如同我们已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些问题所持的见解,即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范围内被看作无可争辩的真理的见解,应当作为建立社会主义自治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普遍理论依据。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直接的理论-方法论依据。这门科学除有一般的理论依据外,还必须有自己的直接的理论依据。这个依据应当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然而，由于马克思还曾把这部著作叫做《政治经济学批判》，乍一看来会觉得马克思的《资本论》即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作为建立社会主义自治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法论依据和作为关于社会主义自治生产方式的完整科学见解，这种说法是不合逻辑的。但是，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这并非不合逻辑。

如果撇开亚里士多德已达到的某些粗浅的政治经济学见解不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后才产生的。马克思在考察其发展时，将其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或者说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开始于（英国的）威廉·配第（1623—1687年），直到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才告终。他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谈到第一个时期时指出：“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一八三〇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

“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

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① 马克思认为，从此便开始了第二个时期，即庸俗政治经济学时期。从双重意义上来说是庸俗的：指望重新“发现”已经被认识的真理和明显地变成了诡辩论。

在这里，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开始，标志着作为资产阶级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终结。而在作为本绪论座右铭的一段引文中实际上已指出，从此也就开始了建立革命科学的过程，因为当这种阶级斗争开始的时候，“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真理的做法便成为多余的了，他们只需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把马克思的这些思想联系起来，就可以了解促使政治经济学由资产阶级科学变为工人阶级的革命科学的具体历史条件。由于有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由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变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相反，不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永恒的，而是看作历史上过渡性的。

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指出，为什么和应当怎样把他的著作了解为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写作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初稿期间，他在致拉萨尔的一封信（1858年2月22日）中谈到这一著作的内容时曾写道：“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17页。

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谈到自己的“合理形态上的辩证法”时，还将同样的思想表述如下：“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②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写作方法而言，并不是论战性的著作。除了某些情况外，他在本书中并不是作为同资产阶级某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展开直接的论战，因而也没有对他们的著作进行直接的批判。但是，《资本论》在客观上则是对整个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既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又批判庸俗政治经济学。这本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是这样进行的：“在对现存事物（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或者说，《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论述同时又是通过论述对它的批判”。这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做法是完全对立的。后者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永恒的，而不是看作历史上的过渡阶段。但是，为了了解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资本论》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31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作为建立社会主义自治社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法论 依据的意义，必须注意以下情况：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如马克思¹所说，“它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那里“采纳”了一切有助于对商品生产制度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肯定的理解”的那些概念。然而，由于对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的理解”，“包含对它的否定的理解”，因而必须对它采取批判态度。正因为如此，几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创立的一切经济范畴，如商品价值、资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在《资本论》中都应当具有不同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作的解释。为了使这些经济范畴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关系的理论更加明确，马克思必须在《资本论》中确立一些崭新的经济范畴，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由于自身的历史局限性是不可能创立的。例如，这些概念有：抽象劳动，劳动力的价值，剩余价值等。正是由于有了马克思发现的而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发现的这些新的经济范畴，才有可能科学地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是建立在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力的基础之上的，论证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庸俗政治经济学，都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过这种“肯定的理解”，而只是由于有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有可能作出这种“肯定的理解”。同时，由此还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完整的科学见解，实际上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资